

壺仁伯季實記

壺仁伯季實記再刊序

我壺巖仁川伯季先生實記蓋壺巖五傳平巖東彬始合草成冊又平巖四傳方壺淑圭始剗行于世以上久湮追惜何益而以後著顯亦不可謂不久方壺小同在洙德秀甫自經己庚浩劫懼夫當時若干分帙十不存一每對泓采頗示再刊之意始以今冬確定即與泓采更考本稿觀其或有誤書此則再刊之事所當先而顧一人幾七十一人逾七十兩七十精爽得不以不誤為誤否然因此而兩先生忠孝之美學問之盛講之無射而一講感一講之深味則惟可與年深者道不可與年淺道蓋伯先生隻字無傳雖不幸季先生若

千篇保存雖幸其同遊兩庭伯得湛門德行之宗季為退門
禮學之首而伯先生溫厚愿懿見季先生難為弟季先生剛
毅慷慨見伯先生難為兄者其惟兩先生兄弟也筆巖不爛
陶山不崩伯季之德之禮之風可以有泯乎嗚呼此書初刊
之日尚得勉淵兩大筆而為之序而開卷者益服兩先生之
賢今再刊之日則時代大換斯文幾絕無復前日大筆久矣
以若萬不近似因預役而敢叙數言幸開卷者以此於舊序
視若衣錦之褻而姑知再刊事實則可矣

辛亥臘月載生魄河東鄭泓采謹序

壺巖實記序

嗚呼此壺巖先生卞公實記也公歿三百餘年遺風漸微其
後孫淑圭懼其久而遂泯也於是乎蒐輯狀傳碣文及諸名
賢贈詩書尺牋爲一帛將謀剞劂而壽之問序於余余受而
卒業喟曰今夫人之喜爲文辭著書千卷而終無一德一行
可爲世法者詎不悲哉公師河西退溪友牛溪愚庵松江高
峰及奇錦江梁鼓巖趙月溪諸名賢其所獎許推與之者皆
莫不托之以斯文大事苟無之德之實彼諸賢者豈肯一毫
爲諛語哉狀卽奇錦江玄孫松巖挺翼氏之作而願齋黃公
胤錫爲之傳具曰公初見河西河西授之以小學公嗜之曰

作聖模範盡在此書於是潛心力行凡言行動止一以小學為準則嗚呼欲識公平生者此足以蓋之而諸賢所以稱道之者果知其不誣矣然公平日為學節度與微言嘉謨蓋亦必多獨其兵燹屢變不少概存是宜為後學所深恨然聖人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而其言行一二之見於魯論家語者僅數十人至於顏子聖人之所獨稱好學者也其所傳者不過喟然一歎之語而其可想見者只有終日不違如愚而已然則學者何必多傳只傳其心斯足焉已矣公所傳者則一部小學是矣後之欲學公者即此求之斯可矣夫何歉乎其言之不見且為公子孫者吾皆未得以見之矣未知能復

有以小學律身者乎又果能絕念世紛專務實事如當日壺
巖公之爲者乎顧今洋瀾滔天聖道蓁莽雖欲復見公之時
之盛不可得矣然公猶苦心問學如彼其至矣生此時者尤
不當百倍其力也乎是不可不一質于公之後承庸書以諗
之歲屠維大淵獻仲春上澣月城崔益鉉序

壺仁伯季實記序

昔晉叔向垂聲邁烈顯於當世其兄銅鞮伯華匿德潛光退居葆和故人皆知叔向而於伯華則鮮有知者矣然夫子稱叔向以遺直稱伯華以多聞於是乎兄弟之名兩美於世而垂於史冊焉余今於卞壺巖諱成溫仁川諱成振見之矣二公俱出入於河西及退溪兩先生之門以小學爲模範一言語一動靜非其準則不行事親盡孝廬墓三年虎感而避洞見奸邪不接汝立傍考星緯木刻璣衡焉平生未嘗暫離故所行無不同也氣質則差異壺巖溫厚沈重雖驟雨在道未嘗急步仁川剛毅慷慨在家常懷憂國故再上疏章首陳復

讎大義次請正坤位嚴宮闈其他縱橫之說無非切中時病
此其所以異也而壺巖則不幸兵燹之餘片言隻字無從而
考仁川則疏及記書猶幸畧存人若欲以文字求之則幾乎
非與叔向知者罕能知伯華者也後孫鍾赫鍾千採事蹟及
其遺文合爲一帛問序於余余略書如右使后世之人知其
有是兄有是弟焉著雍閭茂復之上泮德殷宋秉璿叙

仁川遺稿



目錄

壺巖實記目錄

卷之一

河西贈詩五首

退溪贈詩八首

牛溪答書

思庵答書

松江答書

河西集採錄三條

丁享祝文

卷之二

行狀

傳

請配享筆巖祠疏

墓碣銘

永慕堂重修記

斗巖草堂重修記

斗巖序

永慕堂重建叙

平巖叙

永慕堂記

再重修記

移建記

移建上樑文

永慕堂題咏

永慕堂雜咏

斗巖詩叙

永慕堂詩叙

壺巖八景

壺巖實記目錄終錄

仁川遺稿目錄

卷之一

疏

再疏

上鄭松江書

附
松江答書

思軒記

附錄

事實

仁川卞先生歲一祭壇碑銘

丁享祝文

仁川遺稿目錄

壺巖實記卷之一

河西先生贈詩 五首

不覺春風入小桃
清晨植杖立東臯
尊中有酒堪傳白
紙上無詩可和陶

一簪華髮岸綸巾
百里東風送故人
草綠花紅溪水碧
點狂應發嶺頭春

春寒夜坐久客意
問何如綠酒心腸
慣紅塵事業疎冰
霜添鬢髮雪月照
襟裾仁德山川裏
相將一笑居

酒以深壺醉詩非
淺興吟燈花簷外
雨與子一時心

梅花今且發奈此
惠然來病質知誰
訪深懷得子開存
心尚

未熟信口或能該潤也吾相許工夫入大哉

退溪先生贈詩

八首

前時識面老茫茫屈指如今已六霜
千里來尋珍重意一庭相對萬叢黃

石澗南頭草屋低邇來岑寂鎖寒樓
館君終夜清無寐霜葉蕭蕭意轉悽

河西蓬館舊同遊倏去修文白玉樓
今日逢君門下士話君終夕涕橫流

佳山佳水日徘徊仁智吾猶未竭才
敢請師門有何訣試將餘緒賁江臺

江臺寥濶共登臨俯仰鳶魚感慨深妙處只應從我得滄洲
詩句爲君吟

風雪尋師十載前云何一瓣歎靡傳勸君莫被因循誤努力
須撐上水船

生鄉地角與天涯一日那知共此懷別后知君思我夢月明
時復繞山齋

梁君貽我一封薑勸我心腸老益剛厚意何勝師不撤代酬
龐薤綴詩章

思奄贈詩

紛紛多少好男兒誰免勞心逐物移杳杳獨尋山路去萬株

松檜一茅茨

成牛溪答書 二首

伏承枉駕窮閭獲成際遇殊自感幸第以旅舍荒涼夜深忽
卒未得陪奉款言而別追思耿耿何意復賜手札寄意惓惓
展讀以還豈勝摧謝渾負罪抱固昏謬濱死奉拜之日豈有
可采之談而盛諭過當令人縮慙無以為謝屏伏郊外不得
往從客舍謝為禮尤所愧恨

千里手札飛到山中奉閱良久慰懷自多恭審夏炎靜養起
居萬福馳喜不自己也渾柴毀日甚焦枯十分然魂與魄尚
未相離閒臥田間足以自適今年外客不至柴扉晝關深向

寥寂却與壺巖不異得此趣味深惜其不早見也但以疾痛
無涯昏昏度日不能閒養以酬素心芻豢悅口知在何時不
覺喟然而歎也如吾賢兄身健力強致志於學既已深入山
谷與世相違則事業之遠大工夫之篤實不望於兄而誰也
近閱世變推移如浮雲君子操直道於其間無容足之地唯
有山林爲安頓處惟兄已得之足以明哲如愚鄙劣亦不及
於此地位真是可笑然無處不閑可以打乖隨意天公眞饒
此一物也伏想超然獨立顧影無猜自守益堅操履益確令
人向風羨慕不自己伏惟尊照不宣

朴思庵答書

南使傳書始承雅况清健慰懷殊深矧示諭脫邁便強鄙意
尤感不已頽世紛綸實難形容吾徒但當高蹈自飭務博講
討不爲風聲所移而已每思高明受氣不淺才料甚優所期
於吾道者在此耳白君果如來諭則真糞壤中芝蘭歎慕自
切未知君能往質所學乎老夫衰朽日加收拾末路固多餘
憾少壯難追奈何川陸寬濶何當一面帳望而已惟冀保攝
謹拜上覆狀不宣

鄭松江答書

澈一病三年與鬼爲隣凡平日交最厚情最深者邈然無一
字相問茲固人情之必至非怪事也而時或慨然發嘆是亦

氣發越每見遠近朋親請受折簡則不計交分淺深隨情寫給見之者或多不悅之色亦有所不憚此亦可謂有仁者氣象也○河西沒後嘗有反築之誠而世嘗諱言河西之節義久益悲憤徒步遄來於錦江齋共折書邀邊公以中倡立祠宇屬梁子澂狀焉河西先生得專不朽之美者皆卞壺巖之力也

壺巖卞先生丁享祝文

文正的源天淵餘韻曷不隆報易道攸訓茲值仲丁式薦明羞

壺巖實記卷之一

壺巖實記卷之二

行狀

公諱成溫字汝潤世家草溪君大匡輔國崇祿大夫文烈公諱庭實之後也考諱球生五男公其長而幼有異資事父母克孝遇諸弟盡友愛既長聞河西金先生方以道學倡率後進公遂往師之河西始以小學書授公公既卒業曰作聖模範盡在此苟於此潛玩力行何患不成自是凡言行動止一以小學爲準則時河西家在長城公居茂長家既貧儉性又簡朴常着平涼子徒步往來請益不怠恒習九容未嘗須臾離一日路遇驟雨足容猶重不失常度人皆譏笑其不知處



變公笑應曰方雨下時路距人家既遠雖疾若飛鳥猶不及避與其不避而徒失吾足容不若守吾常不變之為愉也識者咸服其顛沛必於是也其爲學必務本務實而不驚於虛遠故同門諸子皆一時博雅而至於踐履之篤操守之堅則莫不推公為不可及其爲孝一於誠敬尤盡心於事死一節晨必謁廟朔望必叅每值祭祀必先期齋沐親自滌器具饌將祭之夜深衣齊坐通宵不寐及灌如在之誠尤極切至故家人及藏獲亦如見其所爲祭者舉匙箸飲食之狀況若平日者然至今隣里及同鄉之後生者相傳為矜式與諸弟同居一室怡怡湛樂而有曰成振其季也亦天資脫凡公乃導

以正路培養甚勤厚及其志學同受業於金先生後遑來於
退溪李先生先生叩其學深許之嘗作詩八首贈之有云佳
山佳水日徘徊仁智吾猶未竭才敢請師門有何訣試將餘
緒賁江臺又曰風雪尋師十載前云何一瓣嘆靡傳勸君莫
被因循誤努力須撐上水船公自是學益精行益修連床探
討竊有慕於伊洛之至樂者矣公晚年益壓世紛卜築於壺
巖下巖石絕特可愛自號壺巖居士而確然有不以三公易
其介之意故牛溪成先生嘗答公書曰如吾賢兄身健力強
致志於學深入山谷與世相違則事業之遠大工夫之篤實
不望於兄而誰也近聞世變推移如浮雲君子操直道於其



間無容足之地唯有山林爲安頓處惟兄已得之而足以明
哲又曰伏想超然獨立顧影無猜自守益堅操履益確令人
向風羨慕不自己也云思庵朴先生亦嘗以書遺之曰顏世
紛綸實難形容吾徒但當高蹈自飭務博講討不爲風聲所
移而已每思高明受氣不淺才料甚優所期於吾道者在此
耳因贈詩曰紛紛多少好男兒誰免勞心逐物移杳杳獨尋
山路去萬株松檜一茅茨噫二先生不苟與人而所以獎許
公如是則以此知公操履出處之大概而不幸公卒無嗣以
季先生季子敬天爲嗣也而子孫子且累經兵燹其學文
之奧真寔之功無一記存者獨季先生有畧干記當時事實

爲狀而先生則迄無狀若銘可勝惜哉以余所聞先生之兄弟蓋學同行同而先生年紀最長故季先生之學行皆本於先生之訓迪所謂哭廟感虎不見汝立木刻璣衡等語皆先生事而季先生與同焉故今載季先生狀中此則伊川所謂欲知余事考諸斯文云者近之庸何傷兄弟氣質則有差不同先生則溫厚愿懿有不求聞達底意味季先生則剛毅慷慨故處家常憂國不已其陳疏言事皆先生歿後季先生獨爲者也先生於金先生歿后常有反築之誠而世常諱言河西之節義公益悲憤慷慨遂徒步遄來於挺翼之高王父錦江公家共折書邀邊公以中倡立祠宇屬梁子徵狀焉金先

生得專不朽之美者皆先生力也先生於吾祖錦江公為同門而出處氣味略相同焉挺翼竊嘗與聞先生之行義而重感其功近百年無人狀公者謹將一二所聞為先生事實記德陽后人奇挺翼敬書

傳

卞公諱成溫字汝潤草溪人藝文提學孝文之後父僉樞球自尚州贅居茂長縣長沙山下士美洞公生于

嘉靖庚寅年間幼有異質孝友備至父沒廬于高敞縣長淵之東挈四弟奠哭不脫衰經母歿又如之有猛虎莫敢近者公不以怖虎亦自避晨必謁廟朔望必叅祭祀必先期齊沐

此庚寅旧
本誤書庚
子而今考
仁川思亭
記中庚虎
金鳳超長
十年吾先
兄行之句
而正之墓
揭正誤同

躬滌器具饌一深衣達夜及灌益誠敬如在家衆化之文正
金子麟厚自乙巳不仕講道也公首就學家貧性朴恒頂平
涼子徒行不解受小學卒業則曰作聖模範盡在此書苟潛
玩力行何患不成於是凡日用造次言動一以小學為律尤
念念九容一日在路天驟雨猶徐行或譏以非處變公笑曰
當此時雖疾行若飛亦不及避與其徒失足容易若守常之
為愈也識者咸服公溫厚愿懿敦確絕人為學惟本實是務
亦不以文藻自耀其時同門如奇錦江孝諫梁鼓巖子徵趙
月溪希文李永膺至男尹良輔祁南考槃彥紀諸公皆一時
之選而至於踐履操守之篤又莫不首稱公焉奇公尤致敬

重每公至必倒履出迎諷詠數日而罷公早厭世紛已卜居仁川德山間是興德高敞茂長三縣界也間以長淵峙以壺巖山水之勝聞於湖南晚竟因墓廬居之曰永慕亭自號壺巖居士金子嘗贈五詩曰燈花簷外雨與子一時心又曰草綠花紅溪水碧點狂應發嶺頭春又曰潤也吾相許工夫入大哉又曰仁德山川裏相將一笑居其許以同心同歸者可見乙卯公始拜文純李子滉庚申正月金子卒公爲之築塲秋又謁李子以金子詩一律解武夷九曲歌者爲李子誦之李子與公遊天淵臺留館寒棲庵數日將別贈詩八絕有曰河西蓬觀舊同遊倏去修文白玉樓今日逢君門下士話君

終夕涕橫流又曰佳山佳水日徘徊仁智吾猶未竭才敢請
師門有何訣試將餘緒賁江臺又曰風雪尋師十載前云何
一瓣歎未傳勸君莫被因循誤努力須撐上水船其拳拳師
友而期以久大者又如此公既深於易學又有木製璣衡能
用晦知幾當賊臣鄭汝立自玉堂南歸託講學出沒方等山
中一世輻輳公獨深藏不見其請甚懇而終始拒之公素躬
耘一日在田間汝立適至不省其爲公也問曰卞處士在否
公慢應曰我乃隣氓知其出外久矣汝立竟帳然空歸已丑
汝立謀逆走死人伏其先見自金子卒而微言漸絕其大節
又爲世所諱公益悲憤無己不憚繭足累訪奇公勸邊公以

中創祠院以庚寅告成又屬梁公狀行而編文蓋金子之百
世不朽愈久愈章者公之功也公因夙承父訓而又得金子
為歸以及李子之門則觀感所得良已深切而文簡成子渾
亦嘗答書曰事業之遠大工夫之篤實不望於兄誰也世變
如浮雲君子操直道於其間無容足之地惟有山林為安頓
處兄已得之足以明哲又曰超然獨立顧影無猜自守益堅
操履益確向風羨慕不自己也文忠朴公淳亦有書曰頽世
紛綸吾輩但當高蹈自飭不為風聲所移而已高明受氣不
淺才料甚優所期於吾道者在此耳觀於此又可以得公矣
公初葬茂長水洞後移公墓下公之亭址配密陽朴氏玖之

女無育以季弟成振季子敬天爲后墓附其後子孫又子子
凡遺言遺事之傳者百止一二 肅宗丁丑湖南生員羅天
樞等上疏請以公及奇梁二公配金子以享有 命稟處而
不果惜哉成振字汝玉亦穎悟不群旣長棄舉子業專學問
初從公學後同師金子以至李子及文憲奇公大升又莫不
從遊其於公學同行同如大小二程故世傳事行與公同者
非一惟其剛毅慷慨不忘民國則微有間焉庚午奔哭李子
喪見推爲執禮文簡成子亦樂與往復壬辰之亂文清鄭公
澈以體察使南下則以書戒酒因言萬戶安匡國水使李蘋
等功大罪小之狀鄭公謝曰微公至情夫孰能之謹當奉以



周旋甲午九月上封事切於時艱者二十余條觀察使不以聞乙未正月又上疏二千二百余言首陳復讎大義次請正坤位嚴後宮而斥金公諒舞弄之可罪次言賜餽降倭起復文武偏舉武士之失終請選名儒輔東宮勿遽語及傳宣廟祖聞有薦書欲不次大用爲當路所抑只除中部叅奉非其志也迫於父命強就旋辭戊申光海嗣位又上疏五千五百餘言備論和庶官選將相斥嬖姪擇守令獎清白嚴職法遣御史息民力緩軍籍宥橫罹任賢能定君志得人才諸說而請用李公恒福李公元翼因薦本道潭陽府使金梲高敞縣監李義傳前全州判官金瑩扶安縣監尹銑金溝

縣令金滋及茂長縣監林樸之賢又以臨海君獄事爲言而終以扶安幼學金坡之可用光海優批令大臣議處享年七十五卒葬於茂長古縣有家禮解及壺巖別錄詩文退溪河西往復說話丁酉俱被燹無傳世稱仁川先生有三子希天樂天敬天越松外史黃胤錫曰明廟之際吾東表人文亦郁郁綦隆矣惟嶺之李子湖之金子屹然對峙爲東西兩宗而公得出入其間與其弟偕焉不抑偉哉原公修德之篤因自金子所傳小學之敬身而精義之神亦殆金子所授周易之觀象則不易不成何其卓也知微知彰何其灼也故岷巖焦鴈之日公獨無一命來逼而其弟同德又僅僅流入而止

鳴呼非夫實有得於金子世嫡之統而庶鳳凰千仞者能乎哉或謂公伯季不肯一面汝立為一世不可及此特其能事之一耳吾故補松巖奇先生挺翼所為行狀及事實記為公傳稍詳而以其弟附焉願齋黃胤錫傳

請配享筆巖祠疏

肅廟朝丁丑十月日全羅道生員臣羅天樞等謹百拜上言于主上殿下伏以國家之維持鞏固建久安長治之本者以文教為之先而文教之興實在於崇儒重道而已也惟我聖朝比隆成周歷年三百禮樂文物燦然可述能致彬彬郁郁之盛者何莫非祖宗崇儒重道蔚興文教之效也粵

在中廟朝有若臣縣監梁子澂處士卞成溫處士奇孝諫
三人焉即先正臣文正公金麟厚之門人也麟厚道學之正
節義之高昭在國乘照人耳目不待臣等一二談而三人者
並生一時受業同門其踐履篤實造詣純深見重於士林而
有功於斯文至今後生末學莫不追慕而景仰則其於高奉
之道宜置俎豆之列而尚未及舉焉此豈非一大欠事也臣
等請將三臣行蹟爲殿下論列焉梁子澂昌平人也資稟
過人誠孝出天五歲遭母喪執喪之節一如成人致毀遇疾
其父悶之燒羽族以藥終不食強之則掩口拒之曰雖煨亦
肉也家人感其誠使遂其情八歲已志于學早起盥櫛終日

危坐十四五悉通經傳奧意金文靖臣麟厚見而甚敬仍以女妻焉與之講磨學業大進又就質於先正臣文純公李滉又與文成公臣李珣文簡公臣成渾討論疑義大爲三臣所推重及壬辰之亂倡義使臣金千鑑招討使臣高敬命起義兵子澂年老且病不得勤王北望痛哭遣其子千運赴之又資兵糧而付書曰地老天荒貽動 駕不虞之辱生長太平遠抱戀主無窮之懷其言出於忠憤而鄉人到今稱誦焉子澂學業之備至忠孝之俱全此可以概見矣卞成溫茂長人也自少氣質超凡孝友出天旣長聞金文靖以道學倡率後進遂往師之金文靖始授以小學書卞成溫卒業曰作聖規

模盡在此書自是言動一以小學為準同門弟子皆一時博雅而至於踐履之篤操守之確則莫不推之爲不可及文純公臣李滉亦許心之贈詩八首而獎之文簡公臣成渾贈書曰如吾賢兄致志於學自守益堅操履益確令人向風羨慕不自己也夫李某成某兩臣者皆我朝之儒宗也必不爲阿好之言而其所以獎許者如此則卞某學問之工概可見矣奇孝諫長城人也天資俊偉內和而外嚴就學于金文靖臣之門嘗以小學為律身繩墨勤苦自守未嘗須臾放過孝友之行出於天賦嘗遭父喪居廬墓側晨昏省掃哀慕深啜粥三年小無勉強之意鄉隣莫不歎服因名其居廬之山

曰祭廳山父老稱之尚今不衰文憲公臣奇大升即孝諫之
堂叔也亦嘗與之講磨而心服之每曰克去已私莫要於忍
因扁其所居之室曰忍齋蓋嘉言美行之傳說於鄉中者皆
足以興起後學則百世之下猶可以想見其爲人矣嗚呼三
臣者皆早就賢師得其淵源其所成就若彼卓爾可謂昭代
之名儒無讓一國之善士士林建祠俎豆之願蓋有年矣今
者本道多士之義盡以爲三人受學金文靖之門造詣之深
非他人之可比尊慕其師之誠又非他人門弟子之等夷金
文正既有立祠妥靈之所則以此三人配食于金文靖之祠
禮則然矣臣等茲以千里褰足齊聲號籲於宸嚴之下伏願

殿下克遵 祖宗崇獎之義意俯察一道多士之誠心
命有司將此三臣配食于金先正之祠以副士林之顒望不
勝幸甚臣等無任瞻天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批曰令該曹稟處

墓碣銘

河西先生講道南服宗師後學時則有若卞公成溫季成振
並就學焉時人以二卞擬二程而伯團和季方嚴氣像亦類
近云伯後學稱壺巖先生始八河西門受小學旣而曰作聖
模範言行動止一以為準則尤致意於九容九思嘗在道遇
雨猶閒適不自失或謂疎於處變公曰雨下人家遠非疾行



可免均於不免不可失吾足容知公者服其言其爲學務本
實同門多博雅而踐履持守皆推公事親孝與弟友尤盡心
於事死廟晨謁朔望叅祭祀齊素滌器具饌不委家人整冠
帶坐而待朝鄉里多化之晚年卜築於壺巖自號壺巖居士
蓋依近親墓若朱子之於寒泉精舍巖石奇絕實合嘉邈牛
溪所謂世變推移君子操直道於其間無容足之地唯有山
林爲安頓處者蓋以先見許之也思庵詩所謂紛紛多少好
男兒誰免勞心逐物移杳杳獨尋山路去萬株松檜一茅茨
蓋以高蹈羨之也然則二先生清名直節焜耀當世矜式後
人而所許而羨反在林下一布衣則所守之正制行之高固

非款啓所窺測而至貴所存國爵不足爲輕重吁盛矣先生
懷抱道德不求人知不爲世用事功無可稱述而嘉言善行
不以時收幾幾乎杞宋之無徵雖若可憾旣以小學爲模範
言行動止一以爲準則以小學一書爲先生狀德可也先生
字汝潤卞氏系出草溪君庭実謚文烈公生諱光並門下侍
中高祖進士瑞曾祖 贈叅議元宗祖生員應韶考僉樞球
妣清道金氏直長宥亨其考以 嘉靖庚寅生卒於甲辰葬
所居亭之址壬原夫人合窆夫人密陽朴氏考玖無嗣子敬
天季仁川先生生也先生與吾先祖錦江公同門相善事實
之記又出松巖公筆後孫至今講世好今於顯文之託義不

敢辭而松祖去公未遠而已不得其詳今安能有所補鄭重不敢諾冢後孫淑圭之請益力謹撮松祖之記為之銘曰愛山名德憐水號仁師門有獎若壺有巖壁立千仞百世遺像亭毀而墓有崇四尺生居死葬功存後學祠有月溪先生是享後學幸州奇字萬撰

永慕堂重修記

嗚呼此我先祖壺巖公遺墟也公嘗遊於河西金先生之門文章學業聞于一代與奇錦江梁鼓巖諸公相講磨以成晚節卽此卜築偃仰江山其樂多矣况又重以先壠下依瞻之誠乎不幸公沒以來堂亦壞而無存至今行路咨惜則孱孫

感愴之心烏可已也不肖竊不自揣爰始重修起四月至五月而役甫完庶幾先祖舊睹矣獨恨年踰五十家學失傳不免爲先祖罪人則山光水色雖曰宛爾觸目興懷能無愧乎若乃咫尺先楸從此可護堂之復亦不爲無助焉耳爲吾後者誠能一有感發不特守而勿失因以讀書飭行使一鄉咸稱曰有後云則是我區區之望也五代孫東彬謹記

斗巖草堂重修記

蓋自朱子之道之東東之儒盛矣其能首倡眞知如文靖金子者自文純李子以外無幾焉金子嘗有詩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非夫資近生知而聞之最真則能乎

哉宜乎得李子相許之深而後之三淵金文康與我雲叟先
師尚論而動稱之無已卽金子門下一世諸賢之有得於心
傳者又可泯而無紀耶方是時也爰有草溪二卞先生實竝
遊于金子伯號壺巖善牛溪思庵松江友奇錦江梁鼓巖而
又嘗千里拜李子見贈詩八絕事載東儒師友錄蚤斥賊汝
立三進不見季官叅奉不起上三疏所列皆民國大計要之
二先生文學德業之隆真魯衛也金子於是其肯曰余有所
傳不亦韙哉伯先生五世孫東彬間造余太息以為今牟陽
治北三十里吳城長沙兩界之交有自屈峙西北而迤是曰
斗絡之巖其頂則方方正正而蚪如也其趾則委委宛宛而

杓如也。以斗呼厥有以哉。斗之腰有大嵒可屋。始吾先祖所藏修也。面仁川德山而爲其延挹。背長淵壺巖而爲其環衛。江山之勝固已聞於全湖。而壺巖公兄弟所廬先墓西可八十步。則吾祖杖屨之跡。絃誦之澤。誠隱約可想。而百餘年間。鞠而莽焉。甚其爲人橫占直干。官而還之。其文獻若存若亡者。僅一綫比耳。吾是懼。爰復經紀用中夏告成。而未有以名也。子試圖之余。作而曰。是境也。吾從祖龜巖公所表出者。其何說之辭哉。竊嘗思之。斗有權衡二星。正中乎。杓猶之是屋之中乎。是巖而權與衡又所以爲平也。物固然矣。心亦有之。夫惟應物之得平者。天下之至平。故朱子嘗論人之一

心謂其如衡之平此乃聖凡本志全体大用之所固然亦必也敬以存省然後方不失其爲平孔朱金李諸大訓不覆視也伯季先生所得於師生兄弟者何獨不然從茲以往爲卞氏似續而世是屋也有能念念博約終始衡平之旨則不惟天地賦物之形古昔命物之號竝佳境相發於無窮而家庭淵源將亦永有光焉耳請名之平庵以勗之何如

曰唯唯

於是書以歸之願齋黃胤錫謹序

平巖叙

天地之道無往不平巖固險物也拔地倚天虜麗陡峻獸猶畏其蹄况人蹤乎忽然天鑿其腹空洞成一孔使吾子架其

中夷乎其跌而圍黃彙碧樵謠漁歌四時獻巧于几案坐享
太平世界興味而忘其巖之險吾聞古之巖居穴處者皆負
性帶氣有不平于世而求一身之平于是中充是而求之則
雖置子于泰山嶄巖之上不與世相接不者康莊亦爾巖也
况吾聞子之先處士公居是中至今山益高水益深而聲于
世者以處士風也則處士公亦嘗平于不平之地者矣其淵
源出湛齋門懷莘蒼之道而垂巖瀨之絲其居何嘗以夷險
論哉今子能世其學而架其中然則子自此爲完人豈不美
哉後學慎師天謹序

永慕堂記

堂以永慕名志孝也海東湖南地闢壺巖青邱勝地地靈而人傑處士卞先生以河西先生高弟窮格性理之學爲一世崇儒名芳千載之下享士林俎豆則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余觀山林經濟則仁德一帶山明水麗而士大夫可居之地余亦有意於此洞散千金買亭址革名淵淵流下溪山山外有山山不盡水底有水水無窮訪主人於草堂若睹先生於山光水色之中而嘉其永慕先祖之義敬以記淵淵亭後學梁濟人謹記

再重修記

永慕堂者即我先祖壺巖公盤旋之處也公嘗遊學于退溪

河西之門德業表著於當世同遊奇錦江梁鼓巖許以道義之交河西先生有言曰吾有所傳豈不韙哉我祖學業之優於斯可知矣公無意於仕進有志於雲林卜築一間草堂於古牟陽縣北三十里先壠楸下而堂以永慕名者蓋出於公之孝感也公沒後數間草堂尚在矣至于多年草屋不能無朽敗故我王考重修茲堂賢祖杖屨之所遂不泯焉百年而至於今日惟此草堂亦爲壞敗方伯守令之往往訪遊咸曰惜乎賢人所居之屋將至顛覆乎行路之人日日指點無不慨惜其在他人猶然況為其子孫之心爲如何哉於是即與堂侄文華子子鳩財因舊制創新造自甲辰春至乙巳而畢

役因為之序以示後世子孫嗟嗟後孫敬受此言為人子孫
既不能修賢祖學業又不能護先祖遺墟其爲不肖烏可免
乎欽哉欽哉七代孫學先謹序

移建記

八世孫文華

望墓而室孺慕終喪改室而亭永慕終身此吾先祖壺巖公
實事而名亭以永慕也亭毀而徙公墓墓焉改亭於稍東以
存遺蹟吾曾祖克述其永慕也方其改築也存遺蹟爲實心
面勢之高下有不暇顧矣以公功存名教士林咸仰登公之
亭歎亭趾之非舊者蓋續續焉始乃移建於墓下於舊址稍

有上下而面勢宜無異同嗚呼柱礎之不得不變者時也亭名之不可不同者道也任其不得不變者而守吾不可不同者則亭之興廢不足爲有無而無念爾祖事修厥德者亦不可以是爲非吾事壺巖公曰余有後不棄基余亦不無望於吾孫云爾

上樑文

風山高而水長果仰止之愈久堂岵新而石舊亶移建之得宜居然我岡我陵所謂肯堂肯構伏惟壺巖先生卞公淵源得正棟萼齊名早歸湛翁之門燈花簷雨之句可尚晚八退陶之室淵臺棲巖之遊足徵不爲風聲所移朴思庵贊高蹈

遠害惟有山林安頓成文簡許明哲保身念茲地廬墓舊基
避斯世築室終老取便於晨夕之省寒泉之精舍有據寓意
於山水之幽仁川與長淵可愛永慕爲名寔出終孝之義深
藏不市亦非長往之流屬先生幽卜之在茲而後孫改建於
稍遠居此地葬此地亶合人地之相稱古是名今是名不失
亭名之本意山其山水其水不妨顏扁之因仍石斯石堂斯
堂但欠面勢之狹隘迨及重光之維暮改建佳城之稍西上
墓下軒庶遺志之承述背山臨沼始衆美之團環粵昔經營
特緣事出倉卒而今改作可見志在紹先於是墓與堂匹休
自此山之水增美至今花紅草綠復誦文正之詩依舊山佳

水麗尚說退老之句如春秋之代序亭址屢遷同風韻而長
存泉石不變敢將善頌助舉修櫟兒郎偉拋櫟東仁川之南
長淵東中有先生遺亭在亭邊山水至今風兒郎偉拋櫟南
長淵之東仁川南中有先生遺像在至今秋月照寒潭兒郎
偉拋櫟西壺巖之北德山西中有先生遺韻在滿山風雨響
晨雞兒郎偉拋櫟北德山之西壺巖北中有先生遺名在行
人指點過者軾兒郎偉拋櫟上幽宅之下新亭上上有先生
無形妙至今儒士說令望兒郎偉拋櫟下新亭之上幽宅下
下有先生式穀孫十世承述老在野伏願上櫟之後道學復
明景慕如昨爰居爰處起頑懦於聞風不緇不磷莫紛綸於

頽世後學幸州奇宇萬頌

永慕堂題詠

原韻

斗絡巖前一草堂先楸蔭密護寒岡
雲烟騰作簾櫳物草木經來杖屨香
風墜湛翁遺處韻家傳退老別時章
百年故址營新築留待兒孫世業昌
五代孫東彬

次原韻

聞昔先生作此堂楸蔭護得百年岡
奇巖壁立人猶愛芳草風傳地亦香
古渚煙光留擅勝新櫳雲物煥如章
重修今日賢孫在水永山高德益昌

天作斗庵人肯堂山蒼蒼也水泱泱樹老林深風不墜壺中
日月此中長

麥邱金壽祖

絕頂生顏肯此堂遠吞江水挹群岡壺巖秀色千年勝處士
高名百代香簷帶烟霞稱別界欄連錦繡動文章我來剩得
清閒趣為賀公門緒業昌

柳明烈

壺老何年剏此堂湖南勝地一名岡層巖矗矗窓前秀芳草
萋萋檻外香一路纔通危鳥道諸朋相對會文章明公隱德
人知否肯構今來後祿昌

朴東元

北斗崔嵬闢草堂巖巖遺像在高岡觀魚灘上磯猶古讀易
亭邊梅又香梧月清留壺老宅山川名播退翁章百年興廢

應天數賴有賢孫世更昌

李一鎮

今草堂如古草堂仁而爲水德而岡壺巖完帶千年色花木
猶含五世香退老精神留筆蹟湛翁心法見篇章雲仍不墜
青氈業處士之門自此昌

金獻謨

百年一草堂生色斗巖岡樹帶羹墻慕地因杖屨香簡中看
動靜餘事是文章肯構雲孫在先生道益昌

邊致洛

昔聞永慕堂今上壺巖岡心與仁川永名齊德出香松楸餘
舊愛門戶煥遺章不盡先生道雲孫世世昌

李 懋

石壁雲窓闢一堂至今人士仰高岡 國褒嘉遜刊名實鄉
祭先生薦醴香學透淵源深做海德明盎粹煥成章青山偃

蹇壺巖立餘蔭家聲世世昌

柳廷謙

巖上高開一草堂簷前好對德山岡
孱孫遺慶芝蘭茁賢祖遺蹤苾芬香
八節閒情聞白傳四明幽趣誦知章
百年賴得斯翁學寂寞儒風自此昌

趙尚奎

三公不換一茅堂處士高風仰斗岡
道大淵源江為潤人尊山斗地因香
小階石帶如磋跡古谷篁留有斐章
肯構賢孫今不墜先生遺業獲重昌

申膺模

別界曾成處士堂天藏地秘幾回岡
江山遠帶淵源潤草木猶痕棣萼香
過去松翁前相國留待退老舊詩章
百年遺址承先美肯構賢孫業再昌

申履祿

壺裏乾坤一草堂百年流水又高岡
湛齋翁後淵源學斗絡巖前杖屨香
別界高遊真氣像斯門余事卽文章
肯堂大業雲孫在福裕家庭俾爾昌

叅奉申禹模

一帶仁川抱草堂天教形勝護高岡
新春啼鳥知幽趣落日殘花送晚香
洞裏雲霞閒杖屨壺中烟月好詩章
騷人墨客多欽慕處士家孫德益昌

金汝賢

天闢層巖結小堂兀然獨立鎮高岡
入簷海月登眉白隔檻山花滿袖香
地逐溪聲同屈曲峰含春意又文章
始看鸞鵠庭中峙余慶端宜厥後昌

崔楨漢

樂水樂山卜築堂箇中仙境別層岡
仁川繞後真源濶德出

當前秀氣香礪鳥林花忘世慮嶺雲江月煥天章大賢家業
遺孫在忠孝相傳世世昌

洪學彬

天以奇巖付草堂純剛一氣作高岡玉壺號得三椽美山斗
名傳百世香門對德峰欽道學軒臨仁水動文章先生去後
雲仍構賢孝家聲喜再昌

族生光魯

巖穴來尋處士堂高風尚挹守東岡湛翁學後淵源大退老
詩中臭味香麗水佳山賢者樂奇花異草斐然章承先肯構
雲仍在留與千秋世業昌

鶴臯金濟楫

巖穴清風一草堂當年琴酒白雲岡森森老柏如相守萼萼
新花漫自香五柳高名陶處士四明聲價賀知章景光最是

無情者不減主人去後昌

徐有鉅

先生高節正堂堂
筮遜厥初卜此岡
學受退翁淵自濶
屋留處士地仍香
介同石立無時熄
德與川流有日章
永慕千年名不朽
後人諷詠以之昌

金之復

百丈巖間構一堂
光輝何異蘊珠岡
鳴波繞砌琴書冷
佳木當軒枕席香
幸有遺風能踵武
追思高躅早含章
一花一石應無毀
留與雲孫永世昌

李昌鎮

再重修題詠

原韻

三間草堂寄巖幽
我祖當年此地遊
學受湛翁傳道派
身為

隱士老滄洲至今蹤跡楸陰密依舊風烟洞口留杖屨盤旋
如復見軒堂八世再重修

七代孫學先

次原韻

桂樹之稠山色幽依然招隱琴中遊危梯優八三層壁滴露
平連九曲洲涼笠余光雲水白雪門舊訣淵水留塗茨是日
斯文感吾祖當年約共修

蘆沙奇正鎮

廬士構堂曾卜幽箇中風物客筇遊滿庭開落紅桃色割野
淺深白鷺洲一代清標依斗立千秋遺蹟背巖留先人桑梓
人皆敬况復雲仍幾葺修

金敬灝

叢桂疊石覺山幽人在依然雲畔遊俯臨德岵凌層色平挹

仁江窈窕洲築新仍舊肯堂見廬變為亭永慕留涼笠風情
冰蘖操余光千古仰前修

金祿休

先生亭子壺巖幽廬墓當年非卜遊四山秀麗武夷色一派
分流洙泗洲佳謨遙想遺風在往跡近占精彩留不忍廢荒
依仰地再雕今日躡前修

李光秀

萬山叢裏一亭幽當日先生杖屨遊遺感淒風鳴老樹真心
秋月照寒洲仁德地名終古美湛陶旨訣至今留賢孫肯構
能承業世世傳家在正修

柳浚喆

斗巖山古碧幽幽壺祖先生曾所游千年盤石鞏基地萬水
涓涔控海洲立雪坐春誰復繼光風霽月更新留舊宅遺扁

玄兆下且將余日願藏修

八代孫文華

靖陵之盛隱居幽桂樹叢林感舊游師友一門傳授道弟兄
三派會同洲盤壺洞古雲心積俎豆壇空月影留肯構遺仍
仍戒懼比觀先世德何修 仁川先生八代孫文永

永慕堂雜咏

天為先生石作峰巖花澗鳥百年蹤賴有雲孫修舊墅懸崖
小屋竹為窓

崔汝韞

斗巖之下擅名邱杖屨何年隱此遊棟宇重新人去後好將
風月作箕裘

金敬立

湖南佳麗說壺山一洞風烟此地閒小屋臨江千尺立恍如

身在白雲間

注書宋學臣

山在草堂前相傳二百年何須問主客花木屬平泉

縣監趙貞相

堂在斗巖前登臨問昔年主翁肯構意宜守此林泉

直指趙萬永

試問江山好主翁巖賢後裔又高風一花一石能無毀百代

遺庄護此中

觀察使金興根

斗巖詩序

嘗聞德山之陽仁川之北斗巖之南有一名勝之地即我先祖河西先生之高弟壺巖卞先生杖屨之所也余嘗欲登臨

此地遊咏玩賞而奔走世故滑沒未暇矣庚子秋七月旣望
偶作遊觀之行轉向蓬萊路由一處則巖如金盤石如玉壺
山明水麗野沃人繁其中草屋三間極甚窈窕而百花交暎
萬木成陰真若處士考槃之地故駐馬看來心竊怪之因其
人問其洞名則果是壺巖先生當日藏修之地而其後孫東
彬氏不墜舊業重建草庵以為收拾桑榆之計云故聞極欣
聳不忍捨去馳到巖畔主人欣迎故家遺風於斯可見信宿
空還若副所願因壁上之韻而忘拙以吟

仁川流水德山峰難掩千秋一士蹤講學遺風何處見巖頭

重建舊書窓

金敬徹

永慕堂詩序

夫壺巖素稱名山而山之西一里許立巖如屏清石若帶巖之下江之上形勝處昔河西門人卞公作亭於斯觀魚於淵察鳶於天而讀易聲中松鶴自樂遽然之間人去堂頽空谷百年巖雲深鎖庭草但翠世傳卞處士遺址而行路指點每每嗟惜何幸其賢孫能繼業鳩材重建先生德儀若睹今日余感其意而並序焉

遺址深藏洞裏天百年去後幾人憐山巖依舊層峯下風月多情兩岸邊鶴飛雲外知無管魚躍淵中孰察鳶肯構賢孫能繼業別區消息世間傳

幾年杖屨所真趣至今清曾學筆巖下斯文賴有聲

鄭壽南

壺巖八景

天回斗柄鎖湖南百尺巖前一草庵環海群山如拱北有餘

元氣帶蒼嵐

草堂

江湖流落酒中星磅礴奇形作石瓶千古仙人留一飲孤松

不老獨青青

壺巖孤松

地闊長川淑氣浮一灣仁水浩然流不知白鳥何心事獨向

烟磯日夜遊

仁川白鷗

揖讓群山列似屏最尊江上數峯青德門氣像依然立誰倚

清宵月下舲

德山明月

川回一曲有龍湫永慕高亭壓石洲勝月臨淵觀妙理自然

躍出水中魚

亭池觀魚

水濶雲多小洞閒天慳地秘別人間浩然一氣飛何鳥鳶戾

晴空日夕還

沙村飛鳶

無邊景物眼前多十里平沙兩岸家洞口夜來生錦繡白雲

低帶翠烟斜

朝坪宿雲

日暮蒼山客倚筇孤庵何在水西峰一聲穿出煙霞外知是

仙僧禮佛鍾

水庵鳴鍾

族生光魯





以上壺巖實記

按此疏第

八行有准

臣今年六

十九之旬

而狀文誤

以此疏當

宣祖元年

則先生之

年為河西

以上故願

齋佗文即

以光海戊

申書之是

也且以疏

意推之不

當於

宣祖時此

則讀疏者

自當見之

今不校率

也

仁川遺稿卷之一

疏

伏以天篤降喪萬姓無祿 國遭大戚大行賓天為臣子者
義當奔哭 闕下以伸罔極之慟如臣者學諉才譎既乏科
舉之選行薄名輕濫叨鄉書之薦猥承 先王眷遇謬占試
可臣揆分撫躬報效無階冀報涓埃狂詞妄言無所避諱上
忤 聖明下招群忌意謂族滅而不復見日月矣 聖德海
涵曲賜生全又加獎諭施用計謀此實父母天地之恩愚臣
之義當殞首者也矧在今日豈可混同凡氓以無望天一慟
哭哉第惟臣今年六十九氣力衰憊精神昏耗貧窮到骨以

至于今尚未展伏 闕號叩之禮北望流涕無以爲心謹以
三月二十日匍匐登道跋涉草水來哭 闕門復以嫠婦之
憂更切野人之誠擬以獻芹之美思薦炙背之快自古聖帝
明王不以人廢言則愚者之言亦或有一得之時也臣年迫
西日非賣直沽恩之時草萊孤身無阿私偏黨之心片言隻
辭無非戀 君爲 國之誠則非苟爲徒如此而已也誠以
見知 先王答 恩無所故欲報於今日而效忠於 殿下
也伏惟 聖明留意焉臣竊惟宋李綱曰興衰撥亂之才非
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
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臣以爲李綱

之此言乃千古人主中興恢復之大本也英哲之道不在他求只在人主一心中耳涵養本源思索義理立紀綱而修政治養百姓而制萬物知道理而識安危別賢否而辨是非制事變而善果斷通物情而達古今此人君英哲之道而中興本源盡在於是矣若英不足以剛其心哲不足以明其善臨事而不知義理之辨任用而不知賢愚之別偏僻係吝之萌一存乎中光明正大之體亡而一出入於義理邪正之間不能存其體而得其用則中興恢復之道邈乎其難矣臣伏見 殿下當世道板蕩之日負重大艱難之責臣未知將何以盡中興恢復之策而復致太平之業乎近日國事可謂殆

矣漆牙伺隙於南辮髮窺覘於北當此之時以濟時極世之術補綻缺壞支柱斜傾而朝廷庶僚方冰炭矛楯朋分角立則王室衰弱非竭忠扶翼之切務也況所在貪污之吏侵漁百姓斜科橫斂日滋月盛則民怨之極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苞苴盛行萬古所無公族肆橫前昔未聞以災異言之則乾文示警於上坤軸崩陷於下以賦役言之則重之以土木加之以飢饉徭役殷繁有加無蠲徵發連年蹄踵交道民不休息則天意雖遠人心難測愚夫愚婦莫不危懼有識之士能不寒心乎至於前頭之事宜憂且慮凡百因山之董役累度王_缺待遇以至倭奴之應接毛委山積勢將責出於民

則臣恐飢民口吻其不至於枯竭而立死者幾希矣此愚臣
所以爲百姓欲哭者也恭惟 聖上孝思格天哀慟倍常今
當 諒陰之日縱非言事之秋然 社稷至計不可一日而
緩生民重念不可一日而忽則固不可徒守常情之哀而不
思國事之大也其所以策應庶務而使不至於顛沛者決不
可置之於尋常之料理則備禦防戍之策調停和劑之道滌
蕩振刷之計尊尚廉潔之方禁防斷制之法消災弭變之理
以至供億資糧賙恤賑救輕徭薄賦制節謹度之事莫非今
日之急務者不可勝言而其要只在於庶官相和協心輔翼
然則今日用人之際君子小人不可不早辨而一進一退切

勿太露精神兼聽廣用切 勿滯泥形跡天寬地容以全

乾坤生成之德而陶鎔渾厚之氣像滌瑕蕩垢以新日月照
臨之明而默施乾剛之獨運則 社稷之幸臣民之慶將不
可勝道矣嗚呼自古小人一日在朝則有一日亡國之禍焉
可不慎哉然小人不可不去去之不可不漸雖涇渭分流雅
鄭異調不漸而欲速則必有後患一綱而欲盡則必有深悉
是故去惡草當去其根而已去其根不必施斧斤於枝葉而
枝葉自枯矣宋儒程顥有言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愚臣
每覽載籍伏見如此等事未嘗不掩卷竊歎也今者 梓宮
在殯未逾時月一國臣民正當行號巷哭之不暇而朝廷舉

措將恐後日爲小人口實故臣忘一死而敢瀆 聖聽焉臣
伏以天以一元之氣和於上而品物遂君以一心之德和於
上而萬民治故君心和於上則朝廷和朝廷和則萬民和而
國家治矣今者好惡不同是非不一則 殿下之朝廷可謂
和乎朝廷者士類之本而朝廷如是無怪乎士學之不明也
士類者萬民之望而士類如是無怪乎萬民之不和也書曰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以此觀之天下
之人心固不可不一而朝廷之心尤不可不一也一之道
不在於和乎今之朝廷之心不知幾億萬心耶臣願 殿下
以中和之道建皇極之德先定其好惡是非之心而其於人

物之進退不以毀譽有所疑動而不戾於本心之權衡則朝廷之士亦皆以 殿下中和之德為無偏無黨之會極而好惡之不一者可一是非之不同者可同使人心皆歸於太和元氣之中而夷狄亦歸於王道蕩蕩之中矣噫一國兆庶翹首拭目以望新化國事興衰之機人心向背之勢唯係今日伏願 殿下以大公至正之心務中和大本之德焉臣以晋悼公新立之事為 殿下新政中興第一義而條陳焉昔晋悼公新立命百官施舍者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者除其逋負也逮鰥寡者惠及微民也振廢滯者振起舊德也匡乏困者救貧乏窮困也救灾患者救罹灾患難也禁陰慝者禁止

侈侈爲惡也薄賦斂者稅賦徵斂薄取之也節器用者器用之物皆節省之也時用民者使民以時也於是舉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等十九人各以其才任其職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邪不凌正旅不逼師民無謗言是以晉之霸業至悼公復興焉伏願 殿下能如悼公之中興又能克養氣體勁特豪邁語默動靜端祥肅穆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嚴君子小人之分明邪正是非之辨審於致治之理察於用人之際中興國業所繫不細至於兵家機權軍國籌畧尤係於將相則明德老成誠忠公亮不可不極國家之選臣頃聞李元翼之忠勤起為首相則方成朝廷之望遽自引退未審何故而

致然歟至於李恒福之清忠又在散地尚不收用則臣固憂焉此古人所謂國家興替係於相者也股肱良弼皆在Original伏願 殿下倚任賢輔以成中興之業焉詩云瑱瑱姻婭則無旰食臣竊見近日除授頗多叅間姻婭所用雖出於至公殿下新承大統不宜以此示於一國臣民顓望之初也臣伏以朝廷出治之本守令宣化之源不可不擇故漢宣帝嘗曰與我共理民無愁歎之聲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民生之愁痛閭里之搔擾賦役之不均以至煎熬脂膏浚竭骨髓使之流離破產遷移困頓馴致乎斷喪邦本者職由此輩之手甚可痛也自壬辰之後朝廷思集民和務令寬緩以舒國步之

迤邐者至矣盡矣而實惠不及於斯民虛章反資於奸吏多
贖數赦盜恩竊寵者盡是貪官污吏覆巢失業不保其生者
總為貧民寒士昔漢中郎將尹就刺益州益民諺曰虜來尚
可避尹來必殺我嗚呼今日之守令不為尹就者幾人耶臣
愚以為為今之計莫若獎清白使賢宰有所勸嚴贓法使貪
官知所戒焉齊威王戰國之中主也猶能烹阿及譽阿者能
舉不振之齊使之大治漢光武寬仁之主也於贓罪無所貸
宋太祖仁賢之君也尚嚴贓法有置極刑此三君者非樂為
此也誠以親民之官雖多而莫切於守令害民之暴不一而
莫甚於貪贓若不能嚴重其法恐或輕犯故其截斷禁防之

若此使之有所畏戒而不敢爲者也噫憲章墜廢逶迤不振
貪穢之害斯民之苦欲言則先傷蝨附權要憑依宰輔蠅營
狗苟不知羞愧貪逾溪壑行同盜賊傍兼商賈罔民苦攫攘
取是事劫占爲尚小施魚鹽廣收米布雞狗鵝鴨盡被其殃
蔬草果木亦或爲崇事權貴奉妻妾親舊之求子孫之業鞍
馬衣服之需歌童舞女便好田地之資一皆取辦於民以窮
民有限之財應貪官無厭之欲民安所措手足乎一聞評已
便作含影備構陷之法禦議已之口拷掠榜笞殆甚於鞫盜
訊賊之慘爲民者畏之如蛇虎鉗口結舌不敢訴其悶矧言
其過乎以此閭閻願海冠之來而欲就死望胡虜之至而欲

遠遁疾惡之極出於不情非徒此也畢境歸悉之地皆叢于
上思之骨折言之哽塞今日邦本可謂危矣伏願 殿下擇
公明正直之人每歲春秋宜遣御使暗行巡察摘發隱慝爬
搔剔刮必如齊威之烹阿漢光之無所貸宋祖之置極刑以
紹墜典使貪吏有所畏避而不敢犯也臣跼伏南隅足未遠
涉八路賢宰未能遍知姑以耳目所及本道之事言之潭陽
府使臣金梈年涉七十純清絕塵居官蕭灑淡若結夏在今
之世豈易多得也高敞縣監臣李義傳一遵庭訓不敢絲毫
違越治官如治家愛民如愛子臣愚願此二人宜寵秩之以
為守令之表準焉若金塗之通判全州也為政以仁軍民得

所行已以義不爲容悅一忤權勢遽失怙恃立碑思恩流涕
至今真可謂末路之良吏也尹銑之宰扶安也治民馭吏兩
得其道可謂能吏也而徒失權臣之意官滿十最不蒙一秩
之陞反乃捃摭他事廢置其家金滋之守金溝也直道不阿
不畏強禦可謂賢倅而被論家食空老丘園臣竊痛之如茂
長縣監臣林懌好善忘勢有古人骨氣今丁國恤至誠惻
怛居外寢唯定省老母使碧海蒼生知所感動使不可屈於
百里而時之用舍如此臣實愧焉臣謹按魯論有若曰百姓
足君誰與不足又按大易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又
按漢書酈食其之言曰民者君之天食者民之天知天之天

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又按唐臣陸贄之
秦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
幹顛瘁而根柢蹶拔矣今者亂離搶殘之餘國家蕩敗之後
培克剝割之中加之以當前年大殺之歲嗷嗷赤子財殫力
痛筋骸將絕如在湯火之中跣足傾耳朝夕望治如飢之待
哺如兒之待字 殿下所以慰答其心以新一代之耳目者
為如何哉而惟和朝廷擇守令薄賦減稅之事庶可以慰答
斯民之一大機會也臣聞道路之傳朝廷之議以為姑停營
建之役出其所供之布以需葬祭之用待使之資臣未知信
有此議否耶此臣民之福也草野微臣自聞其聲不勝忻忭

焉上年曠乾前代所罕金堤萬頃數郡之人十室九空散之
四方父子之離妻子之別慘不忍見一道之內甲布之價只
直麤米三四斗而萬民遑遑困頓啖草齧木苟度昕夕飢饉
之餘盜賊竊發萬古通患况冬無積雪土膏未發春慳霖霖
宿麥不滋來牟失秋民舐糊口寒氣奪序旱徵先形天灾示
警萬姓憂畏哀我斯民咸失恒心惠鮮救寧決不可緩竊聞
道傳 大行大王經變既多慮事淵深懷宋祖積縑帛助兵
革之心行仁宗出錢帛易賊首之事積聚內帑以備不虞鳴
呼聖人之慮固非常情之所能窺測也今當荒饉之年此正
散施之日誠能激發帑藏以供諸需不責飢民俾蘇絕頽則

先王之厚德更洽於歿世之後殿下之來孝優渥於登極之初矣若夫沙汰備員之官以省冗費之路者亦是謹節之一事而蠹財糜廩害亦不貲則用舒之道豈外於大學之食寡哉伏願殿下首味有若盍徹之對次玩大易損益之卦中思鄙生天天之言終念陸公人心之說寧欲富於民而不欲富於國寧欲損於上而不欲損於下蠲免之令賙恤之教特出於兆庶渴望之萬萬則此亦中興發政之一事也伏惟聖明兢念焉臣歷考載籍古之爲國者務強者欲足兵務安者欲息民是知兵者國之衛而民者邦之本也兵出於民民資於兵輾轉相依闕一不可安有民不足而兵

足之理乎今者以無多之百姓欲克兵額之所闕兵民之被害反有甚於寇亂之日臣竊念八路百姓槍殺於壬辰兇鋒者不知其幾千萬人餓死於癸甲饑饉者不知其幾千百人為俘爲虜於七八年之驅掠者又不知其幾何為菹為醢於丁酉之賊亂者又不知其何限則將亂亡死喪之軍額方全盛完實之兵籍者雖愚夫愚婦皆知其不相敵今之主兵者強欲牽補引合苟充其數名為足兵實爲侵民自古喪敗之國必須君臣上下協心戮力勤勞惕勵二三十年生聚撫養然後可以安民可以足兵今則不然賊纔涉海不務民義貪汚布滿專事剝割外寇雖退內盜尚熾操斧斤淬鋒鏑日夜

斬伐其百姓之命脉者如家雞圈豚之不甚靳惜撫養如此
生殖何望噫以祖宗深仁厚澤二百年休養生殖之繁與
近年創殘傷殺七八年流離失所子遺之餘一概而視之督
迫之驅逐之如馬牛然是以不得代定則行年杖國未免荷
戈戶保未充則世載死骨猶徵價布如騎戶三率則並戶長
爲四步戶二率則並戶長爲三而騎戶各供布四疋步戶則
各出布二匹一戶之中一人見存而三人死亡則三人之布
盡督於見存之一人騎戶之人一人所供至於十匹步戶之
人一人所出至於九疋重之以逋逃族親之布加之以死亡
隣保之價身戶之役尚未能支吾親戶隣戶之役雜沓駢至

則一人所供或至六七十疋以此逮繫族親波及隣保百姓
嗷嗷悉譴騰天側目眈眈朝夕思亂其勢將至於一夫長嘯
萬事瓦裂臣竊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葛榮黃巢不獨亂
於唐臣每思至此不自知其涕之滂沱而又隨之以痛哭者
也爲今之計以各寺奴婢權宜充定以竢百姓之完實則兵
額稍填民生少安矣伏願 聖明留念焉恭惟 聖上誠孝
出天當 先王寢疾之日我 殿下露立禱天之誠播在中
外一國臣民孰不感泣而願戴天地神人咸歸有德久矣豈
料欲炙之變出於連枝之下此天地之所不容人心之所共
憤豈獨天討之有加抑亦人人之共誅也然脅從罔治書傳

所載反側自安光武所言鉤引所及人情所危逮繫鞫訊不
無橫罹況以盜蹠之行構不天之謀金枝雖連豈有同惡日
月所照物無遁形原情察迹 聖明洞照德澤唯新萬方皆
春噬嗑之明罰雖不可不嚴解卦之宥罪亦不可不法伏願
殿下順天地生成之候布太和好生之德則有罪者既伏
其辜無罪者咸釋其慙矣將見仁醺義酣天悅人和太陽之
照不求葵藿之傾而葵藿自傾矣臣伏以人情物理隨世變
化觀時因革踵事增損至於爲治之要安民之道循名責實
在於任賢而已前聖後聖同條共貫正綱紀明法度尊賢任
能成就德業以濟當世之弊在人君講求設施裁成運動周

旋曲當而已方今名器淆亂職業廢弛趣便目前暗於長筭
百度不能修萬化不能理則何能救其亂而興其治哉今將
救深痼之弊為長久之計者若非極聽覽之明盡用人之道
則因循苟簡卒不能回亂而為治矣明善惡之歸察忠否之
分轉衰而為盛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則國家之治成矣
所謂定志者不為私意之所蔽不為利欲之所牽不為因循
之習所拘不為苟簡之弊所滯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於昇平而已伏願 殿下精擇
賢儒日親便坐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以輔 聖德
則智日益 明王猷允塞矣今 國家靡日八偷薄尊德樂

義之風未孚篤誠忠厚之習尚鬱臣甚歎焉臣聞人心危而
思安亂而思治今日正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
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中興之道
所係甚大臣愚以謂祖宗在天之靈不能無望於殿下
之惕然改圖而大有爲也臣謹以中興十四條為殿下獻
焉登耆舊以表明德可乎用才俊以興事功可乎容直諫以
開言路可乎斥佞幸以敦士習可乎誅姦慝以治邦憲可乎
褒忠直以勵風俗可乎蠲逋負以甦疲瘵可乎洗煩苛以釋
冤滯可乎剔蠹弊以儲貨財可乎清冒濫以備名器可乎以
股肱任宰執而使政柄有所歸可乎以耳目任臺諫而察公

議所在可乎生靈之本在乎農牛而屠殺無忌幽置絕域可
乎用人之道由於科制而多用私情申明公道可乎如是而
滌瑕以德消沴以和改紀其政而使綱紀振于上申訓其民
而使風俗移于下由是而一國蒼生莫不翹首傾心以望太
和以至化如天地久否而忽泰日月久晦而忽開伏願 殿
下永念焉臣聞人君能得才然後可以濟難所謂賢才者能
知古今治亂興亡人物是非得失開心胷達時務有才識智
慮能通治體事業者也故曰三辰不軌擢士為鄉蠻夷不恭
拔卒為將臣以為全羅道扶安縣居幼學金坡累舉不中雖
守道藏用而有忠孝大節博古通今明達治理雅望高致迥

按此疏疏
意正合
宣祖時當
在前疏之
前

出流輩懷才不遇空老可惜臣在先王朝陳疏一薦而復

達於殿下舉爾所知雖非草野之所爲薦賢受賞乃是昔

賢所貴臣伏以世道多艱聖人當御必先求才故不揆狂

妄敢一達焉伏願殿下三思焉嗚呼正當春和氣像陰慘

天心仁愛必有所警憂國丹心白首益篤臣來自千里仰瀆

天聰顧有所兢惶死罪隕越于下者臨死老境精力益短

文不成章辭不達意支離猥濫無所畏忌伸紙搖魂不勝屏

營激切之至謹昧死以聞

傳曰陳疏深嘉爲國之誠
遠來予當留念而議處

再疏

伏以臣聞救閭同室者遑未束髮奮諫義直者暇不顧屍剝

烏可以下
十三字當
在危且亂
矣則下

瀝丹惘不知自抑今 殿下難諶之命極難於思復之頃事
已急而心可痛者莫此之甚則其敢緩徐其容聲以忽君親
痛癢之急哉臣請議當今之勢不識 殿下以今國家為危
亂乎為恢復乎如曰恢且復矣則已矣烏可知危亂而不思
救之之道乎如曰危且亂矣則臣請明未然方今之勢何異
於人中暴邪萬病茵陳拋擲如泥八方之困窮皆痛一癢矣
天降大割又奄天祿雖深醫良砭望乖蘇合惟為民除害安
固邦本乃扁華之妙劑神丹而繼新興邦正合時務其所以
固本興邦之惟簡在於 殿下之體元居正使調元百體皆
由順正又擇守令而已今日之剝民辱國專在於守令之培

克箕斂而猶不揀差掃蕩子遺嗚呼痛哉故臣前所上封事而切思時艱者廿餘條空被三削了未蒙 允今伏都下行乞蓬轉顧探前疏之施否繼進此言者迨經五月尚不知去處是監司之厭聞臣亦副封之難辦而已此豈出晝三宿之爲乎不過俎豆餘生際此干戈操瑟求齊之譏也然而罪戾事數不數誅戮昧死再達如蒙 勿却請給紙筆兼之書人則繕寫呈上所冤矣然而已陳之芻狗言之無益姑以目前之急申告惟懷永圖之 聖心也盖不有以獲非常之戾豈有以致非常之變 殿下以非常之戾應非常之變不有以修非常之德曷有以應非常之警天之警之以非常吾之應

之以非常則天之怒益甚而吾之禍如此矣天鑑孔昭災不
虛生夫茫茫者天也昭昭者亦天也人之得失纔著於形聲
而天之灾祥已捷於影響其祥也非自祥也和之積也祥之
致其灾也非自灾也乖之累也灾之見故我無失政之端天
無示異之理今國家自己丑以來既失倫紀於搢紳又沒
河隍於兇醜越至于今淪陷廟社尚未移安於舊地亦廊廟
之不暇少緩而上不能扶顛於萬一下無以救民於絲毫今
此燼餘之民頓絕料賴皆好草竊姦宄師師攘奪交征敵讎
望絕重恢之形茫無畔岸天災之百千民心之億萬誰與為
一乎唯殿下之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而追咎曷時之愆易絃

變轍改如日新而又如伊尹之訓太甲俾萬姓咸曰大哉王
言一哉王心然後王心之一足以有爲如此則易復之初九
不遠復亦可符驗而天命不僭果若是矣天與 殿下初無
間異而今 殿下以一身當撥亂反正之時以一心運奔波
蕩覆之中不懈臥薪之憤益貯復讎之誠思敗亂姦宄之所
由戰戰恒惕常清一哉之心高拱於疑危之間使列爵庶官
各難壬人而申之孟子勸齊梁仁義之說則三苗之格可致
於今日教倉之粟亦支於今日秦楚之撻不難於今日未有
率親上之民竟致亂亡者也況蕞爾海外之小醜特一蜂蠱
之毒乎務安百姓生聚教訓今日之急務則亦在於慎擇朝

廷之所遣捨慈祥老成之人用權勢年少之兒臨民出治尚
味其要安知蔀屋之艱苦惟剝割是肆以為善事之急急民
散國亡職此之由也昔齊威王戰國之中主也烹一阿大夫
而齊國大治況 殿下之聖明高出湯武遠矣豈威王之所
比者哉伏願 殿下慎擇愷悌之賢分守列邑招集流散之
民 推施不忍人之政於四境則非但未死之生靈咸懷欲
死之心填坑之冤骨爭固結草之報伏願 殿下深思焉當
此亂極申之以道德仁義之說似濶於時務矣然而宋臣張
栻有言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昔漢高從三老董公之
言縞素三軍聲項羽弑帝之罪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

來從此仁義之所感奮而強項卒至敗亡况僂辱先陵之
賊其強不及於項籍而殿下之仁義高出於漢高向使
殿下親率三軍下哀痛之詔聲彼賊之罪一着戎衣渡江以
南則孰不欲為殿下前驅乎惜乎朝廷無三老之說而
殿下之誠亦不出此也長驅殲滅母使隻輪得返則庶雪國
耻可保百年無虞矣空使猾賊退據邊疆日肆猖然之惡嗚
呼痛哉夫治國必先齊其家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文王
后妃德修于身而化及萬邦殿下之聖德超出於文王而惟
齊家一事尚有憾焉正坤位無綠衣黃裳之歎嚴後宮知寔
命不渝之分則家道正而化洽遐邇傍國之民咸願爲聖

朝之氓孰敢懷侮予之心乎邦國之固安如盤石而敵無可
乘之釁矣向者盈成已久逸豫無度壺儀失序袁盎之却坐
無人酒色未已三風興十愆莫悟金姬日惑於內公亮舞弄
於外勢成泰山尚不得搖民皆憤鬱咸懷離散之心悉咨曰
深孰奮死長之義卒致邊釁一開賊鋒來乘率離心億萬之
民禦強賊方張之銳何異驅群羊而攻猛虎乎昔唐明皇被
祿山之逐播越西蜀路殺忠國而無惜復縊楊妃而割愛收
拾民心興復兩京伏願 殿下深思焉置酒降倭非懷柔之
仁起復文武非盛德之美偏舉武士非長之久術凡此數事
皆是示弱之虛設也昔漢光武雜置降人於行伍中推赤心

撫之而咸得其心焉未聞有酒肉者也孝者百行之源而忠
孝本無二致則未有遺其親而厚其君者也昔宋臣岳飛痛
二聖漠北之辱尚且步歸廬山欲守終天之孝當是時在廷
之臣孰有如岳飛之忠孝敵人之所畏服亦在於岳飛則勢
不得已奪志如得岳飛之將則然矣況下於岳飛者乎不擇
藏否混類起復有識儒生尚無愧耻況於無知武夫乎續息
未絕公然食肉無異平日畧無忌憚噉噉小民亦效其尤咸
曰在上如此無一氓服喪者而三綱淪絕垂二百年禮義之
邦變為禽獸之域臣恐 殿下之起復未免史崇之之譏也
文者出治之本武者制亂之末本末具備然後國得而平安

安有捨其本而務其末者乎舉武士置於邊防使之衛國可也布置列邑不可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如火益熱如水益深則民安有措手足乎相與嘯聚爲黨則殿下誰與爲國乎伏願殿下更思焉魯論言過則勿憚改小過猶且不憚况背亂之此極者乎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祖宗二百年休養之道即此熄滅以殿下無窮之大孝得無憾焉惟聖明留意而速改之使人人咸得以見之則民咸曰吾王之改過如此相與鼓舞於康衢之中而恢復之期可指日而待矣伏願殿下再省焉東宮一國之大本而不可撓者也廣選名儒碩德輔養左右繩愆糾

謬使無八於有過之地成就聖學則祖宗之事幸也一國之福也四境臣民咸戴東宮之仁孝謳歌獄訟者咸曰吾君之子也竊聞殿下語及禪位之說貽東宮側懼無地自容臣竊憫焉殿下春秋之富明斷之仁非堯耄倦勤之時而豈可使東宮置危懼之地而不自恤也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殿下務修實德日以敬懼為心不捨造次之頃受天惟新之命以垂後嗣則誠東方億萬載無疆之慶幸也其所以保合遺民安固邦本之術修明軍政以強國勢之要臣已盡於前疏今不復舉臣草莽賤士來自遠方言不止不揣狂妄干冒天聰惶恐罪不勝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上鄭松江書

某再拜啓恭惟體察 恩命上體 聖旨下察民情晷刻玩
惕事甚麤率而大監以歡伯之將叨據醉鄉從事以清州之
力督郵平原舉措施為揔酣酒戰云振目之所適雖未灼見
耳之所及不勝駭聽且靜浦萬戶安匡國京畿水使李蘋自
生變亂同心戮力遮截江華至今保存若以輕敵先鋒之小
失遽繩此律其彼逗遛棄陣之將將何以罰之

附 松江答書

盛諭至此三復愧悚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
也噫微吾公至情相與夫孰能之感銘之至謹當奉以周

旋無負愛人以德之義也南向再拜而已

思軒記

夫人之思不同而有思之善者有思之惡者以義而思者思之善而舜之思也以利而思者思之惡而蹠之思也然思之善者有千萬焉思之惡者亦有千萬焉千萬惡思忘親爲首千萬善思思親爲大天下之人誰無其親有其親者誰無其思生而思孝死而思悲思之常者也是人所同得於天者何足貴焉不幸生不得曾參之孝死有餘臯子之悲寢而思坐則思立則思常目在之不能須臾暫忘其思者此凡人之所難而君之所以名軒也嗚呼思者慕也五十而慕吾聞諸大舜

終身而慕始見其金君也君晟其名明叔其字慕張仲之孝友居諸葛之草廬瀛州其郡優德其里一笏茅軒百歲思親半壁舉額思以為名羹牆所思霜露所愴一軒所思乃君惟則古人有思亭雖不見其亭而讀其記想其思滿腔惻然有不能自己者焉况坐斯軒而目其思乎然則君之是軒有傲於古人而其為所思有倍於古人者也衰忌悲哀以存其思者念其親也追崇所愛以廣其思者慕其親也念其親孝也慕其親亦孝也念親之孝其孝不深慕親之孝其孝益深此軒之所以為名而明叔繼述優德之思終天不窮矣嗚呼金君歲次旃蒙出贅淳郡歲暮春樹眷戀益切而身縻傷貧歸

省久闕敦牂歲暮奄丁外艱言還優德季遇尾箕旣喪所恃
星未一紀又哭所怙淚染柏葉怛怛風樹涕隕蓼莪思切無
改及至疆圉歲值兵燹嗟哉樂爾殲滅兇鋒冷落鵠原荆花
憔悴伶仃寒影飄泊卯酉嚴慈殷栗負抱携持暫不離體哀
慕通天甲辰今年鳩工草廬膝容三椽思子路之負米灑高
柴之哀血漣漣無地為誰爲孝叩地茫茫籲天蒼蒼經營創
結默契遙思此思之所以為切而軒之所以修也其長想遙
思觸物興懷而看雲白日非關變態步月中宵詎翫圓缺夫
軒之所以為思與天地無終極矣生少不懷餅老棄於世支
離南北自分江海斗麓投簡曾與先君就正河西者是出先

君之思以勗君子而有懷先賢挑培淵衷不意明叔遐想遙思之顒望起興以記之此豈生所敢當者哉然曲眷鄭重不可以文拙辭揮涕而記之曰濫黍優德雖同立雪庚虎金鼠超長十年吾先兄行也香襲芝蘭追慕悠悠玉樹清風一接雞黍異禮所暨宛承洋洋宿慕追思益深切矣若夫思軒佳趣南曠長川北極高峽春濡雨露秋履霜霰隨時思感倍增林惕可悲可想眼前景物采至悽愴此優德賢貽厥有源思軒之誠貫介金石以金君之所思思吾之所思以吾之所思思金君之所思徂徠海曲環繞藩屏琴書一榻晨暉夕照一軒所思其諸異乎人之所思歟滌心百韻葩藻宣暢暉英人

目者乃君力學餘思韶濩餘音可驚常耳一坐軒上點綴纔
畢又從而歌之曰滔滔者面逝蒼蒼者背良滔滔蒼蒼萬古
一思萬古一思自無窮些

附錄

事實

公諱成振字汝玉其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門下侍中謚文
烈公草溪君諱庭實高祖諱瑞成均進士曾祖諱元宗 贈
禮曹叅議祖諱應韶成均生員考諱球 贈折衝將軍僉知
中樞府事娶清道金氏英憲公之後直長宥亨之女以 嘉
靖庚子生公生而穎悟器度超凡自有知識言動必以誠信

先生所述
思亭記及
戊申疏中
今年六十
九之句而
正之壇碑
文正誤同

未嘗有一毫虛僞年五歲與群兒戲見雛鷺下群兒爭捕之
公閱其死勸放兒終不肯公即解所珮買而放之蓋其仁慈
天性然也六歲折衝公親書千字文以授公公隨讀隨解無
所礙滯以水筆模寫不多日筆法已成既長棄舉子業專用
力於性理之學一以古聖賢為則不喜佚遊而唯往來於退
溪之門講論經籍退溪大加稱賞至於書牘往復講問不絕
也公又學於河西先生之門下河西每稱以遠器自是一代
諸賢皆許與以為道義之交其他公卿大夫士莫不傾慕而
公則自歉然公居家不治生產妻孥飢寒畧不介意而至於
事父母則溫清之奉甘旨之具靡不極其誠疾病湯藥必躬

按先生疏
文及黃頤
齋所撰傳
文則此
明廟即
宣廟之誤
宣廟即光
德之誤然
并先生拜
職為光海
時事則不
可亦當以
傳文為正
為宣祖
時事為可
覽者以疏
文及傳文

自煮進兄弟五人同處一室未嘗少離公之長兄成諱溫學
行與公齊著在海東名賢錄公怡怡與處日講詩禮必以孝
悌為本餘事文章亦可觀也及丁內外艱治喪一遵禮制過
毀成疾幾至滅性既葬結廬於墓下朝夕奠哭不脫衰絰塋
墓所居之處曾有猛虎人莫敢近公晨夕出入而不知懼虎
亦自避人謂至孝所感也朔望必叅謁於家廟凡祭祀器皿
之洗滌飲食之烹飪不委於藏獲而親自為之祭之日跪坐
達宵不就寐聞退溪之喪公即赴哭時門士多鉅儒咸集治
喪而見公之至即推公為執禮皆不失禮諸弟子皆知不可
及明廟末年公閱時俗之日澆憤國事之將非慷慨陳疏

所言無不剴切而辨邪正明理欲乃其概也 明廟聞其行
誼未及召用而 仙馭賓天逮至 宣廟朝公又以天命人
心去就之分君子小人進退之幾懇懇陳疏至於宮闈之不
嚴戚里之不戢人所難言而公獨言之 宣廟即賜寵批曰
遠來陳疏深嘉爲國之誠予當留念焉公雖居草野前後疏
論皆切中時病 宣廟欲大用之議以不次爲當路所抑始
除中部叅奉公於仕宦非素意公之考折衝公勗之曰不仕
無義今不就近沽名公迫於親命不得已就職旋以病辭公
於格物工夫尤致力焉嘗依璇璣玉衡註削木爲之不差毫
釐其精於推步如此鄭松江之按節湖南也以酒自娛公馳

書戒之松江見書即謝曰珍重來書三復愧悚其為人忠告
類此逆臣鄭汝立僞學竊名當時士夫莫不輻湊公則避不
見之汝立聞公之名求見甚懇公知其為人終始拒之未幾
汝立果以逆敗人皆服公之知人中年益厭世紛卜築於壺
巖下巖之高數十丈立於江岸若壺之狀巖之以壺名以此
而其中幽深俗迹罕到真碩人之所盤旋也數間茅舍極其
蕭灑入則左右經書考聖賢之言行出則杖屨逍遙飽烟霞
之真趣安貧樂道雖古賢人不能過也堂之前有山曰德山
堂之下有川曰仁川誅茅謀共築隣里轉情親世多傳誦焉
卒壽七十五葬於長沙古縣卒之日遠近識與不識咸惜之

行路指點舊址至今稱之為卞廵士之居嗚呼哀哉公天資
淳厚學問精粹慕古而不泥應俗而不混其事父母情禮俱
盡其處昆弟友愛無間其接朋友廟切箴規有所補益其待
家人內外有別其於遠近親戚接遇有道至如憂國愛君之
誠出於天性平居日用一以小學家禮為法戲謔之語不出
於口惰慢之容不設於身家居冷落不蔽風雨土床藁席晏
然自適家無所騎出輒借隣雖累日不還隣無恚言酷嗜經
學晝夜翫繹不以尋摘為工而沉潛乎性理之奧用力於真
實之地至老不撤尤長於易學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凶之
道靡不研窮以至禮家之同異諸子之得失亦折衷自遊退

溪河西之門學益精行益修四方來門者日益而時與冠童
五六人婆娑水石間歌詠自娛蕭然有出塵之想其於富貴
不一動其心也搢紳之知公者咸欲薦公公喻之曰守道出
林養其冲恬耕田鑿井安樂太平是吾分內事何必觸冒危
機取人譏笑乎公鄉知公素履亦不敢累公公自號仁川居
士常按考亭家禮逐句解義間附已註以便考閱未及刊行
而失於丁酉之兵燹與仁川別錄詩文及退溪河西兩先生
往復說話俱入於蕩火之中惜哉配河東鄭氏希說之女生
三男長曰希天次曰樂天次曰敬天噫天之生公不偶然哉
以公之德之才不克施用於世豈天意乎然孝悌之行學問

之功見識之明操守之確卓卓有不可泯沒者非敢以誇美之也謹撫其概如右以竢知言君子之採擇焉

仁川先生卞公歲一祭壇碑

親盡歲一祭於墓正也墓失而知為某山某洞則望墓爲壇於洞裏以祭之今人或行之此正之一變若仁川先生卞公之墓稱長沙古縣而拜不詳其某洞後孫是悼為壇於伯氏壺巖先生之墓左以祭先生之日同享焉此地蓋二先生廬墓舊址築室終老後移亭而壺巖先生葬焉二先生親墓在其上竊想先生之靈日陟降於茲地此雖卞氏之義起而實合情理信乎賢人君子流風久遠至其雲仍而所行於無於

禮之禮者猶言足聽聞也既壇而亨矣又不可無識也既具石後孫信圭鍾千以記事之文屬宇萬壺巖後孫鍾燦又申命焉宇萬蓋嘗銘壺巖墓碣右邊隆然者是也若世系若德行若淵源弟兄一同如伊川之於明道故後人以二卞擬二程蓋實際也所異者先生有一命憤時事之日淪三上章剴切在遺稿就攷則其施措之畧可概見焉其餘有伯先生碑在數武不必別書也生以嘉靖己酉卒於七十五年之癸亥夫人河東鄭氏希說女三男長希天次樂天次敬天承伯先生后銘曰難為兄弟壺巖仁川二程擬倫其實則然觀我明道伊川嘗言觀仁於壺有碑在前長沙古縣莫詳其阡先

生陟降應在茲山親墓之下伯藏繼焉棣園同德以終天年
築壇享祀以垂後千歲己亥元月幸州奇宇萬識

丁享祝文

如純之正亦孝而忠一命何與有豆斯崇茲值仲丁式薦明
羞

跋

嗚呼以我先祖壺巖仁川兩先生之賢而既不見用於當世又子姓零替實記若干篇經數百年至高宗己亥而始刊行即王考方壺公所編輯者也當日曠世巨役作於寒門王考之幾多苦心謂之何哉顧其爲書猶多誤錄每質于先考當時先考亦以爲然而及經己庚板蕩家藏之免灰燼思以千幸況播在人家者乎再刊之心尤覺時急而壺巖山變連作門財蕩盡無可奈何乃拾先墓歲薦之供立簡規模爲資不過幾年盡清負債去年豎碑院壚今年竟設此役亦曰艱哉其間先伯與從兄已逝宗姪又早悲乎感愴胡此倍切攷校

之事如伯先生狀若傳孫錄之誤即據家乘而正之而不必
註其事由其或一二字正誤或存其誤而辨明不註於下而
書於書頭者爲不變舊板而取正草之便也以若淺見兼以
衰頽豈望不誤大事惟皆一一質于多聞之友而不敢自擅
則有之倘先祖在天之靈冥佑不已使後之繼刊者賢我數
倍以盡今日未畢之役則區區所望也

重光大淵獻上之日干支十一世孫 在洙謹書